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松陽講義卷四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王思謳

松陽講義卷四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這一章是聖人鼓舞人好學之意玩本文三不亦字便見循循善誘之意大抵人不肯學多是看做煩難勞苦之事不知人只是不去學耳用得一分工夫便有一分

妙處這個學原不是煩難勞苦的以其始而言之有如知天命之性皆同而氣質之性有異一旦發憤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這便是學了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到了這箇境界豈不中心悅懌有自住不得之勢乎以其中而言之這所知所

能之理原是人人共有的人雖多為氣質所蔽而其本然之理未嘗不在特吾之學未能及人則無以動其固有之心有如學益進習益熟悅益深則信從自衆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到了這箇境界豈不歡欣宣暢比于悅更為發舒乎以其成而言之這所知所能之理原是無時不然的但處順易處逆難吾之學未能到義精仁熟地位則一遭逆境未免有不平之意有如學愈進習愈熟悅愈深則知行各造其極所見

高明而真有以見夫學在己知不知在人所養純粹而一切身外之物舉不足以介其意雖遇極不堪之境不但不大叚忿懥要求其胸中略舍一纖芥不平也没有到了這箇境界豈不是成德君子乎可見學不是箇煩難勞苦的只怕人不去做工夫耳但這一章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着實認得了這學字方可去講通章之義所學果何事如何樣去學註只云學之為言效也然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亦未言善是

如何初是如何何大全云所以學為聖人也又云學為人也然所謂聖人者果如何所謂人者又如何學之又如何以至曰知曰行曰覺皆是虛字所知所行所覺者果何事若不討箇着實則此等字面皆可為異學所借要討着實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方有主張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細細體認然後此一箇學字有着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于天命之性是也若一切記誦詞章虛無寂滅皆是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朱子于此所以只說得大意者蓋因此處方要發明聖人鼓舞人進學之意而未暇為學者深辨此立言詳略之法也在夫子此時口中亦只要鼓舞人進學至於俗學之支離異學之虛無不可不掃去者夫子亦未之及蓋原對已掃去者言非對未掃去者言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先要認清了這箇學字若這箇學字認不清

只管去時習便都成病痛到得工夫益深感名同類便是一班不知學之人聚作一羣其為世道害更不淺工夫又深到了堅僻地位雖舉世非之而不顧如告子及後世陽儒陰釋之徒自謂能不見知而不悔而不知其病已不可救藥此不可不懼也既認清了學字須要猛力去做時習工夫做了一層又進一層直要到君子地位中間無可歇手處

大全講學習二字云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

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解悅樂二字云悅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皆說得最好

學字不同有徹始徹終之學有起初頭之學此章第一學字只是起初頭之學若統三節總是論學這是徹始徹終之學

此章三節依蒙引則與大學三綱領一例朋來便是新民存疑則云朋來而樂雖是成物事與大學新民

覺稍異新民與明德皆大學之道俱在這學字內朋來而樂似後明德新民一步但學就該體用未有舉體而遺用者朋友相從乃是體用全備之學依存疑是開口一學字便包得三綱領迨工夫既深則朋來工夫又深則不愠盖三綱領由已及人是横說學之次序此三節由淺入深是縱說學之次序不可一例看存疑似長

明季講家有以不襲取不凌節講時習者非襲取凌

節皆是助長一邊時習是勿忘之意又有將說字講作一貫者亦非一貫深說字下文尚有樂與不愠在大全朱子云論語以君子始以君子終此深有意此是朱子推記者集論語之意若聖人開口說一學字不是限定學為君子記者之意如後天之易聖人之言如先天之易不可混也

不愠不要看做置之度外一般不屑教誨亦是不愠息邪距淫亦是不愠居夷浮海亦是不愠三月無君

皇皇如也亦是不慍此心不動只在道理上便是不慍

雙峰饒氏云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俱是效驗此須善會朋來不慍俱有工夫只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這一章見人不可不孝弟蓋有子見天下人病痛皆起于不孝弟犯上作亂之事紛紛于世都從不

孝弟起仁民愛物之事莫能行也從不孝弟起孝弟原是天理所當然不是要弭亂推恩纔去孝弟然一孝弟則便可以弭天下之大禍建天下之大業愈見不可不孝弟人不曾將孝弟細看只道他不過是一庸德不過是一庸言不知其功用至大萬福之源皆從此出就凡人論之只怕不孝弟耳或其人天資好而孝弟或其人學力勝而孝弟則便迥然與尋常人不同犯上作亂之事自然無了

蓋犯亂之事多起于心之乖戾孝弟則其心和順安得復有犯亂之事在凡人如此而況君子之天資百倍于凡人者乎君子之學力百倍于凡人者乎蓋凡事有本君子凡事專用力于本者也本不立則常覺道之難本立則自覺道之易一事有一事之道便有一事之本萬事有萬事之道便有萬事之本若上所謂孝弟也者這便是行仁之本蓋仁之用至廣而孝弟則仁中之一事雖是仁中之一事而仁之用皆從此

起或行道于上而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萬物一體之恩必由孝弟推之或行道于下而忠可移于君順可移于長天下為公之量亦必由孝弟推之被四表格上下皆孝弟所推也位天地育萬物亦孝弟所推也孝弟之用何等樣大論治術而不知崇孝弟非知治之本者也論學術而不知崇孝弟非知學之本者也故夫子與曾子論孝舉天下之理皆歸之孝有子論孝弟則舉孝弟以達天下之理其言互相發明而記者以此章記于

夫子論學章後亦見聖門之學莫大于是也學者讀這章書要將孝弟二字身體力行若這個上虧欠了便觸處成病痛縱逞才畧做得些〻事業亦如無根之木雖枝葉茂盛都不中用然這箇孝弟又是最易虧欠的如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漸次而移多是不知不覺須要常常猛省

仇滄柱謂此章注以行仁訓為仁明是就仁之發用言必遡及心之德者以此是論語第一仁字故兼舉

體用言之按大全講仁字最詳亦只因其是第一箇

仁字其實有子此章只在發用上言

程子性中曷嘗有孝弟一句明季講家深詆之謂與

告子義外同病不知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

是言孝弟在性中只包在仁內天淵不同大抵明季

習氣詆毀程朱無所忌憚只是心粗氣浮不曾細思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這一章是曾子省身之學這箇身字要看得極大爲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都是這箇身又要看得極危為聖為賢者此身為禽為獸者亦此身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必使此身常在天理之中勿為氣稟所拘勿為物欲所蔽然後可以成聖賢而為天地生民所倚賴所以必要省這箇省字有在念頭初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誠意有在念頭著見時省者這就是大學正心有在視聽言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修身總而言之皆是在身上用功所以只謂之省身大抵聖賢工夫未有不内外合一者有一等人外面不差心内却不能無

私此固不是有一等人心内未嘗有私外面却不能無差這也使不得此省字内外都要用又須知省不是空空省察一番要看注中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二句盖言省察即便有克治工夫若克治不嚴則省察亦徒然耳須要于氣稟物欲中力戰得勝方纔立得這箇身定方纔是真能省察此處要想曾子一生臨深履薄光景都在這省字上但這個省字本是無事不然曾子如何只說在三件上只因此三件是人所最易犯最難克的于此三件必要斬盡根株其他無

事不然可知不忠不信不習俱要在道理上論不要說涉世局上去如為人謀而但與較量利害籌畫得失雖竭盡心力叫不得忠須在道理上竭盡無遺方纔是忠與朋友交而但矜然諾急期約雖出言不爽叫不得信須在道理上真實不欺方纔是信受之于師而止是專門之學一偏之見雖口誦心維夙興夜寐叫不得習須是所傳者天下之正道天下之正學我能尊所聞而行所知方纔是習曾子于三省前尚有格物致知一層工夫于道理已認得

明白故其所猛省者只在三個不字上若學者未曾用格致工夫忠信習三字尚認不清這省字便難下手又三省是動時工夫須靜時能存養此心則動時方能省察若靜時不知存養則一到動時手忙脚亂如何能省皆須曉得至于大全内朱子有一條云三省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渣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又一條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是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

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的不同查語類前一條是何叔京所記乙未以前所聞後一條是陳安卿所記庚戌已未所聞後一條是定論若明季講家謂三省不是無主腦學問遂謂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此說與朱子大背真積力久之後方能一貫豈合下便能如此三省主腦自在存養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思吾的身與曽子一樣的曽子却如此珍重其身必要使之自慊不肯使有一毫欠缺

吾却不管他任憑他流于汚下豈不是自棄又要思曾子的身不知他用過多少工夫了他却如此戰戰兢兢吾的身比曾子尚差遠如何却放膽不知戒慎不知恐懼豈不是自暴以天地父母之身做個自暴自棄的身可愧孰甚可愧孰甚及早猛省庶不到墮落地位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這一章言治國之要人君能以是五者存于心則雖禮樂刑政未及備具而大綱已舉矣這便是王道本領大

抵當時列國之君多欠缺此五者大綱先差即條教號令精嚴詳密亦不濟事夫子特揭此五件示之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楊注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為政不是謂此五者只空空一心絕無事實敬信節愛時使都有實事在然只是大綱好只筭在心上故云未及為政胡注謂五者以敬為主朱子又有反覆相因之說皆是先儒論道理如此在夫子當時只是平說敬字有淺深若深言之則只一敬字便

可包得下四件修己以敬之敬是也若淺言之則只是遇事謹慎之意不必便說到包括衆善此章之敬是也注以程子主一無適四字解此敬字主一無適亦有淺深不拘何敬字皆可用得信字不用權詐不朝更暮改皆是一段真確之誠表裏如一始終如一雖事勢之窮亦有濟以變化之時而真確者常在況到底是守常之時多變化之時少節用不必說到節非褊嗇之節如周官內府史胥徒其稍食之費無算朝覲聘問其玉帛之

費無算不可損的自然不損這箇何消說只是當節的再沒有不節刻刻欲返一國奢靡之習而同歸于淳朴愛人不必說到愛非姑息之愛如康誥内不孝友者其罰無赦羣飲者其罰無赦不可寬的自然不寬這個何消說只是當愛的再沒有不愛刻刻欲合一國臣民之衆而共遊於蕩平至於使民亦不必說到不能不使處如成湯之伐夏舍穡事周宣之興師以六月不得已處自然難已這箇何消說只是可以不使的決不敢輕使

不可不使的亦必要時使刻刻以小民稼穡艱難置于
寤寐度其早晚計其豐凶視築場納禾之事重于金城
湯池松茂竹苞之事人君用心能常不離此五者一國
之氣象自然與末世不同使其因此能創制立法盡美
盡善固為可久可大之模即法令未盡具制度未盡備
疎節濶目亦不失為政簡刑清之治唐虞之所以時雍
成周之所以刑措其道雖不盡于此而此則其本領也
若無此本領縱有高才異智所謂其餘不足觀也已今

學者讀聖賢書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胸中須先有王道規模不可使有一毫雜霸氣習宜將此章反覆玩味定其本領再去講求禮樂刑政一旦出而在位方不似世俗人品至于敬之一字是聖門至要緊工夫無論為政為學皆當體認從古講敬字莫如程子主一無適四字說得切當而主一無適四字之解又莫如薛文清公瑄說得明白文清論敬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

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五步之外即非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合程子文清之言觀之敬字之義了然矣誠能于此實下工夫由淺而深學術政事皆可一以貫之此胡注以敬為主之意當于言外深味之者也

近年時文因注有但言其所存未及為政也句講來却似為政者只要空守一心光景殊失注意如中庸言致中而天地位致中是未發工夫未見之于事如

何天地便位蓋內面有致中工夫則外面亦必有實事其設施定不同但只是大綱好未能如致和之精細所以只得天地位講家亦多錯認致中是空守一心故于天地位多說不去此章五件比致中稍淺然其但言心而即有實事則一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這一章聖人論幼學之事是大學之根基不但教弟子凡為父兄師長者皆不可不知也大抵人之氣稟雖有

不同然亦差不多只是從小便習壞了氣禀不好的固愈習愈壞即氣禀好的亦同歸于壞童蒙之時根脚既不曾正得到得長大時便如性成一般即能回頭改悔發憤自新也費盡氣力況改悔發憤者甚少此人才所以日衰皆由蒙養之道失也所以夫子說著弟子不覺拳拳然一則喜其天機未鑿易與為善一則怕其人欲漸開亦易與為惡他日之成敗全視今日之教育何如故慮之不得不周防之不得不密督之不得不嚴導之

不得不勤入則欲其孝也顯親揚名之事雖未可以責弟子而温清定省必不可以或缺出則欲其弟也憲老乞言之典雖未可以責弟子而灑掃應對必不可以或肆言有物而行有恒弟子之言行不能遽如成人之言行而必使常在規矩之中則謹而信也尊賢而容衆弟子之交與不能遽如成人之交與而必使漸知等殺之辨則泛愛衆而親仁也至于格物窮理大學之功弟子雖未能遽到而詩書六藝之文所以範圍其聰明而使

之日粹擴充其聰明而使之日闢者又不可不學也這
幾句分看則一件有一件之益合看則一日之間非出
則入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一時一
事不在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氣稟好
的以此涵養之自然日引而月長即氣稟不好的以此
變化之亦且日異而月不同三代人才所以盛于百世
者以其有此蒙養之道也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莫不
自弟子時做成的其所以為教者雖不一然總是引之

于義理而未嘗一毫雜於功利所以養得人品純粹中正後世為父兄者有弟子而不教固無論矣即有能教者又都從利禄起見束髮受書即便以利禄誘之不期其為大聖大賢而但願其享高官厚禄這個念頭横于胸中即使工夫一如古人亦是為人而非為己了況念頭既差工夫必不能精實只求掩飾于外可以悦人而已教學如此人才安得而不壊哉為人父兄者胡不一思而甘使子弟為俗人也為人子弟者胡不一思而

甘以父母之身為俗人也朱子特地輯一部小學示學者正與此章相表裏更有一說今人為弟子時既不幸而失教及老大而自悔已無及矣則如之何此不必憂也朱子于大學或問中亦有此叚議論以為惟敬之一字可以補小學之缺誠能百倍其功以從事于此不患其不達雖不幸過時而後學猶愈于不學者也

有餘力只是有閒暇之時不要說重了學文固是怕上六者有差誤然亦不專是講明六者不要說拘了

新安倪氏云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將二章之旨融會得最妙一是大學之事一是小學之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這一章是子夏想實行之人而因思實學之重學字對行說則便專指窮理一邊大抵天下無實行之人則不

成世道然實行必由乎實學若不學而徒言行則所謂行者豈能絲毫無歉或反做成病痛故自古篤行之人皆好學之人未有不窮理不讀書而能篤行篤行而一無病痛者也子夏蓋見當時之人行多虧缺故慨然想一篤行之人謂緇衣之風邈矣賢而不知其賢者多矣況能知所以好之道乎有人焉賢賢易色而實能盡好賢之道克諧之化既遠誰則能無媿于父母者有人焉事父母能竭其力而實能盡爲子之道明良之義久晦

誰則能無負乎君者有人焉事君能致其身而實能盡為臣之道麗澤之義久衰誰則無慚于友者有人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而實能盡交友之道就其大綱而觀之而大綱無一之虧欠就其節目而觀之而節目無一之疎畧情文兼備而經權悉洽若此者人或疑其由于生質之美未必皆學問思辨之功于是有謂何必讀書者矣有謂盡倫即是學更別無學者矣不知此種人非浮華之人所能到亦非徒悃愊無華厚重少文之人所

能到若不學而能如此便是生知安行了而生知安行之人不可多得其必從讀書窮理來無疑也盖讀書窮理真積力久而天理人欲之界判然胸中故能于賢親君友間各盡其道如此人欲如若人之行當先如若人之學所以聖門教人博文約禮工夫不可偏廢而子夏平日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亦即此章之意至若後世訓詁記誦辭章之學誇多鬬靡而無益于倫紀非子夏之所謂學子夏此章亦非謂救此種學而發

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知吾人不可不敦者實行不可不務者實學若不從實行上着力雖終日講學與不學者何異與誇多鬬靡之學何異然或但知實行而不知實學或反以實學為支離則又不免走入荊棘中去須是以實學去做實行方得為宇宙間全人

看此章注圈内圈外不同依圈内則雖曰未學是假設之詞不是真未學是他人不知說他未學依圈外吳氏注則雖曰未學乃真實說他未學非假設之辭

蒙引亦從吳注故謂此章與子路何必讀書𥘈子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都是有激之言然畢竟以朱子注為正

辛復元謂此章不是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世人只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不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倫紀且子夏以文學著名豈肯為廢學之語又曰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前先有講明工夫不然自以為行善事行之未有不差

者說此章學字最分明正是朱子圈內注之意但須知此章未嘗無貴實行之意只不可說學貴實行將這學看混了

若將此章學字兼涵養窮理說似亦可然以博學篤志章推之則專主窮理言尤切子夏之意

吾必謂之學矣這學字也有淺深如朱子謂君實忠信誠實只是天資原不知學堯夫坦夷亦是天資自美耳皆非學之功也君實堯夫豈是未學的只是學

得稍粗故有程子朱子之行便有程子朱子之學有君實堯夫之行便有君實堯夫之學總是必由于學圈内與圈外注意思何以不畫一蓋朱子于疑處便不敢輕斷此便是教人讀書之法

時解謂即此是學竟作箴救俗學意看其意亦謂不必詞章記誦而後謂之學非謂不必涵養不必窮理而可謂學也然人最易誤認不如從辛復元說為長

子曰君子不重章

這一章是論君子自修之道蓋于學中特提出此四項以示學之要學兼知行雖不止四者而四者其要也君子二字只當學者看不專指成德之人首節是要人主敬重即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這重字注脚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也大抵不重之病學者最易犯貌言視聽之間小小適意自謂無害不知病痛却甚大不重而無威嚴固害事不重而學不固尤害事蓋學必深沉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

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疎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即積學之士亦且多走作次節是要人存誠忠為實心信為實事合之則誠也學之事無窮總以誠為主忠信則一動一靜一言一行皆是實心實行方是為己之學若不忠信則雖外面裝飾得極好都是虛的了不特欺人抑且自欺第三節只要人擇友友所以輔仁與勝己者友始能嚴憚切磋以成其德然人往往樂友不

如已者一則喜其形已之長一則喜其掩已之短其損多矣雖不如已者亦欲資吾以成其德有難盡拒者然樂與為友之一念不可不戒也第四節是要人改過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然人往往憚改一則畏難而不改一則苟安而不改于是以無心之過而成有心之惡矣雖隨覺而隨改猶嫌其遲是當如天之風行雷動如人之破釜沉舟不可有一毫因循故過之意也這四件是缺一不可的先儒有謂主忠信尤重者忠信固

重然不是那三件則忠信亦立不住大全載勉齋黃氏之說曰外厚重而内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不分輕重最是又這四件是徹始徹終工夫志道據德依仁中皆有此四項學者讀這章書要刻刻檢點其身勿使有一毫輕浮之氣又刻刻檢點其心勿使有一毫巧偽之念又廣求直諒多聞之友稍覺有過便徹底掃除能如是以從事于致知力行之間自然不患學不精進

游氏注以威重為質而以下三句為學與圈內正注稍異四項總是學淺說云君子於此四者各得其道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聞見日新而德行亦日純矣最明

時文中有謂朴魯柔弱之人欲不重而不能欲不重而不敢此病往往在聰明果敢之士這亦不然不論愚智剛柔都有犯此病者下三句俱然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這一章見聖人盛德感人之妙夫子之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動如宋之厄匡之畏陳蔡之圍其必不能與夫子合者不過一二人如道不行之歎歸與之歎只是歎其不能奉社稷以從耳若夫心悅誠服則到處皆然一時邦君無不以其政就而問之夫子亦因得以盡聞其政這聞政不必看深了只是到一邦其邦之治亂安危必聞之其俗之貞淫奢儉必聞之其君臣上下之淑慝臧否必聞之其先世之典章法度必聞之雖不得

一試其期月三年之效而見聞益廣起發益多後來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亦多得力於此這段光景自流俗觀之有莫測其所以然者此子禽所以有求與之問然以為求則求不可訓以為與則與不可必而舍求與之外則別無可以聞政之法真有不可解者而不知夫子盛德感人之妙自有不言而喻不介而孚者所以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言得則非求亦非與矣然這一語也要看得好朱子曰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

聖賢底意子貢舉夫子可觀之一節耳若論全體光景就如天之造物一般原非人所可測者若以此達而在上便是綏來動和氣象便是時雍風動氣象非知聖之深者孰能信其然哉故子貢又就所謂求者淺言之夫子盛德感人之妙固未易言而總之夫子必不肯求即欲強被以求之名亦異乎人之求無論側媚依阿以求者與聖人相去霄壤也即畧有一毫求之心亦便非聖人聖人以德求非如人之有心求也如伊尹以堯舜之

道要湯非以割烹要湯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人無不可感動不能感動人者只是我未能到聖人地位耳聖人即不可遽學得他一分光景便有一分感應只管積累做工夫去安知不與聖人一樣若不于此體認而欲與世相接便不免于求求之極便流到巧言令色一途看來人心風俗之壞病痛都在一求字所以不能不求者只是不信有不待求的道理

有子曰禮之用章

這一章上下兩節俱對放蕩者說有子見春秋末有原壤子桑伯子一輩人出以禮為束縛人而思跳脫以為高甘自置身於規矩準繩之外有此一輩人便又有一輩人出來謂禮非人性所有必用權謀督責之術驅之誘之然後人肯循禮只一禮字看不明白天下許多病痛皆從此出老莊申韓所以猖狂于天下者根原皆在于此其禍雖至戰國而始烈其端則自春秋而已見故有子特指出一和字告之曰禮何嘗是束縛人者其為

體雖至嚴然皆本乎人之性發乎人之情所謂天秩天叙也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不待驅之而始就不待誘之而始從如對君親而拜跪對賔友而揖讓至嚴也然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豈不是至和的惟其梏於氣蔽於欲溺於習陷於俗則不見其可安耳誠于氣稟人欲習俗之外而靜觀其天性自然之發見其視尊卑貴賤之等周旋裼襲之文誠有不啻如芻豢之悅吾口者此禮之所以可貴也故是禮也先王制之而非先王

能制之也使禮制于先王則禮之亡久矣先王不過因人性之所固有人情之所當然而為去其梏徹其蔽出之於陷溺之中而措之於安宅之内竝非强人以所難能也其所以為美者在斯所以垂之百世布之海内智者不能越勇者不能抗大而朝覲會同蒐苗獮狩莫敢不由也小而衣服飲食應對進退莫敢不由也非不能背先王不能背其心之所安而已非不敢違先王不敢違其心之所安而已然則先王之禮宜乎萬世不廢也

而亦有時乎不行者是非禮之過也自夫人之惡嚴而喜縱而又聞吾儒有所謂和者於是借之以自文不於禮之中求和而於禮之外求和但知和之名而不知和之實於是放縱自恣無復忌憚舉先王範圍天下之具盡棄之以為快而且自謂得禮之意不曰我不肯行禮而曰禮本如是禮果如是哉是亦不可行也總之禮之所貴者和而禮中之和禮之所以行也禮外之和禮之所以不行也禮中之和原於天性禮外之和由於氣稟

人欲習俗禮中之和與敬為一禮外之和與肆為一行不行之機亦决於敬肆而已故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有子特拈出一和字以見敬之在我而非外鑠者也是即孟子性善之旨也又拈出一個知和而和的以防假借之弊一章大意總為放蕩之人痛下鍼砭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謹守禮法將這身放在規矩準繩之中方是至和不可一毫涉晉魏風流若嵇康阮籍輩真是萬世罪人至若蘇老泉禮論看得先王之禮純是

一片權術是即荀卿以禮為偽之意總由不識有子此章之旨其貽禍世道非淺皆不可不戒也

講家有謂下節不行之弊是對流蕩者言上節可由之道是對拘束者言意各有主而用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以括大旨蒙引亦如此說愚意却不如此兩節皆是對流蕩者言圈外注是餘意不是正意陳紫峰淺說最明

近來仇滄柱講此章云禮之用即人之用禮也禮非

人不行時解謂只當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者誤又云知和而和弊只在和而不節不在於知先王何嘗不以禮之當和明示後世乎時文謂先王不欲人知者誤此皆明季講家小巧之說滄柱闢之甚是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這一章是欲人謹始慮終之意大抵人之言行交際終之多悔皆由始之不謹能謹之於始則終之悔也鮮矣此與曾子三省章相表裏其中亦有戰戰兢兢之意三

者之差不在境而在心心不能謹則急迫之時易差心
能謹則安閒之時不差急迫之時亦不差習久之事不
差偶暫之事亦不差這信是約信是最難合義的或牽
於事勢不可許的便輕許了或激於意氣不可諾的便
輕諾了到後來或限於力而不可復或害於理而不可
復悔也遲了須要在約信時便立得住若義上行不得
的憑信麽人來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搖奪我不動
引誘我不動方纔能信近於義而言可復這恭是致敬

最難近禮的或隨衆而差或任意而偏不該致敬的反去致敬該致敬的反不致敬到後來或責其驕惰而恥辱生或譏其諂諛而恥辱生悔也遲了須要在致敬時便立得住若禮上行不得的憑恁麼時候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方纔能恭近於禮而遠恥辱這因是偶相依最難得可親的或因其順我意不深考其平生或因其濟我事不細論其心術到後來欲絶之則勢相制而不可動欲主之則害愈深而

不可解悔也遲了須要在初因時便立得住若其人不可親的憑他恁麼樣來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無間可入無隙可乘方纔能不失其親而可宗這兩個近字一個不失字是求合義理之至當不是茍且相近茍且不失之意若拘本文近字不失字謂不必幾微無憾作降一層看則謬矣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若先以僅可之念自處其弊可勝道哉可復可遠可宗是言其後來必然亦有盡其在我而得失毀譽不可預必時移

勢易不可預定者此亦只論其常而已矣但有一說三
者求其無悔於終固要立得住亦要見得明若平日無
窮理格物之功不是義的反認做義如荀息之輔奚齊
是義的反認做非義如荷蓧之不從子路不合禮的反
認做禮如曾子之襲裘而弔是禮的反認做非禮如魯
人之疑甯俞不拜湛露不可親的反認為可親如温公
不識介甫可親的反以為不可親如子瞻不識伊川執
得愈堅顛倒愈甚安得無悔學者讀這章書須合子張

學干祿章同看干祿章之愼言行即此章之謹始慮終也而先之以多聞見又繼之以闕疑殆擇理既精然後操持於言行所以能寡尤寡悔若未有多聞見闕疑殆工夫但責其謹於言行交際亦無下手處

宗只是久遠相與之意如孔子之於顏讎由蘧伯玉是宗七十子之於孔子亦是宗因與宗有淺深之分宗之内又自有淺深之分不拘定一項可字亦要味或宗之以成吾之道德不但無輕浮之累而且可有

切磋之益或宗之以濟吾之事業不但無奸險之虞而且可為腹心之托或宗之於顯達之時而不為諂或宗之於窮愁之際而不為比或人皆宗而我亦宗之不可謂黨或人不宗而我獨宗之不可謂僻所以能然者全在因不失其親上言外便見反是者無一而可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這一章是聖人思好學之人必合上四句方見其能好

大全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徧無欠缺類如此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這一章重在義理無窮之意子貢偶因論貧富而及之夫子不覺有味乎其言而極口贊歎記者因取而記之以鼓厲天下之學者大抵人之學問不進都因矜而自

足息而自止不知義理之無窮而安於小成所以入室登岸之人不能多覯子貢一日與夫子偶論貧富子貢之意以為天下之貧者常易諂氣歉而為卑屈也而有無諂者焉則貧不至於濫矣天下之富者常易驕氣盈而為矜肆也而有無驕者焉則富不至於溢矣若而人者豈非不囿於流俗不汨於勢利者乎士如是可謂賢矣夫子則以為貧而無諂猶知有貧也豈若忘其貧而但見其樂者乎富而無驕猶知有富也豈若忘其富而

但見其好禮者乎樂非因貧而始生也不以貧而改其樂禮非富而始好也不以富而易其好加於無諂無驕者一等矣此但就貧富上見其淺深之分如此耳子貢因想人之學問皆如此不特貧富一端也遂恍然於淇澳之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人之學問如治骨角玉石一般有切磋之境焉初入門下手工夫也有琢磨之境焉已精而益致其精也由淺而深由生而熟愈進而愈妙皆如此此處貧富矣子貢於此蓋見義理之無

窮而有欲罷不能之意故其一生不敢自怠不敢自足聞文章矣又進於性與天道多學而識矣又進於一貫其皆得力於此與夫子之由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由善信以至聖神皆是這個光景子路升堂而未入室不忮不求而終身誦之皆由不知此夫子所以深喜其言而不覺讚歎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處貧富之道是所已言者也往者也切磋琢磨是所未言者也來者也告往知來觸類旁通如此其於詩

也何有是雖贊其善悟其實則深有味乎切磋琢磨之一言猶曰雍之言然云耳通一章觀之前言處貧富之道似是一事中言義理無窮似是一事末言讀書能擴充而用之不止泥文求義又似是一事然義理無窮一意是一章之主記者特恐學者忽之而詳記其前後之語耳他日曾子傳大學亦取以釋經文止至善蓋是聖門相傳切要之語學者所當反覆玩味也今日吾輩當思聖賢所謂切琢是何等工夫所謂磋磨是何等工夫

若不將聖經賢傳熟讀精思身體力行循序漸進止將一生精神用在幾句濫時文上是未曾切琢何論磋磨在聖賢只要用得磋磨工夫尚且憤忘食樂忘憂吾輩方從切琢做起不是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安能長進須要努力切勿將聖賢一段喫緊為人之意作閒話看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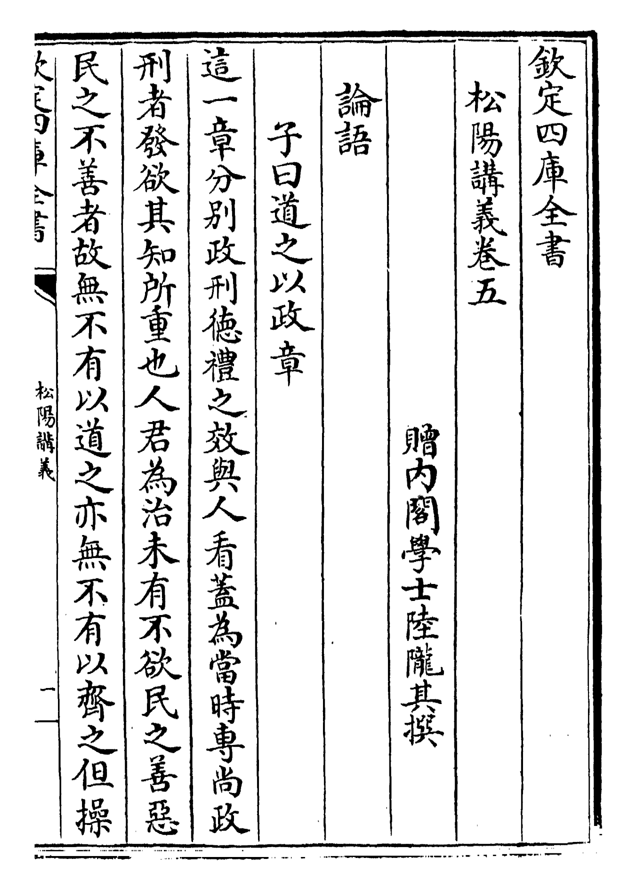
按講家每云子夏因論詩悟禮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

章皆言詩也此殊不然二章皆不是言詩亦不重子貢子夏之能引伸觸類巧笑章只重禮後句此章只重切磋琢磨節猶之蘧伯玉章只重寡過未能句若前邊敘交情只是引起末云使乎使乎是有味乎寡過之言而贊歎之不重在使者也今人往往誤看將賓作主

明季講家有謂貧而樂富而好禮夫子特舉其現成者告之子貢便即其現成田地想到其中磨練工夫

故悟及於切磋琢磨依此講則切磋琢磨專為要到樂好禮地位非注中義理無窮之意義理無窮不但無諂無驕非住處即樂好禮亦非住處又有將第二節斯字作吾斯未信之斯看第三節往字來字並說者俱大謬斯字是當緊粘第一節說往來字自當緊粘上兩節說

松陽講義卷四



松陽講義卷五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論語

子曰道之以政章

這一章分别政刑德禮之效與人看蓋為當時專尚政刑者發欲其知所重也人君為治未有不欲民之善惡民之不善者故無不有以道之亦無不有以齊之但操

術不同功效各異路頭一差而風俗由之而殊氣運由之而變不可不辨也有一種重在政刑的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專在法制禁令上着力懸於象魏布於始和極其精明極其嚴密這個政未嘗不好及民未能盡善則又有刑以一之小則鞭朴大則刀鋸當輕而輕當重而重這個刑亦未嘗不好但民迫於政刑自然勉強為善而不敢為惡只是求免於法已耳未嘗知孝弟忠信之可樂也未嘗知貪淫詐偽之可恥也即使政常如是

刑常如是風俗亦日薄氣運亦日衰况政刑必有時而弛則免者未必其終免也有一種重在德禮的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務在躬行心得上着力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言則有物行則有恒這個德已足興起人心了及民未能盡善則又有禮以一之吉凶軍賓嘉各有其制宫室飲食衣服各有其度煩簡得宜文質得中這個禮又足範圍人心彼民化於德禮莫不知善之當為而不善之不可為非特皇然知耻已也而且有規矩凖繩之

可據有湯平正直之可由即使繼之者未必皆有德未必皆有禮而風俗之已厚者猶不可驟變氣運之已隆者猶不可驟衰況常以德禮撫之恥且格者豈有艾耶這兩種效驗如脣壤之不侔而天下之論治者猶以政刑為重德禮為輕政刑為急德禮為迂豈不可怪也哉雖務德禮者未嘗廢政刑然德禮本也政刑末也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豈可徒恃也哉更有一說夫子所謂政刑尚是三代時之政

刑然且不可恃若春秋時管子作内政子產鑄刑書則其所謂政刑者先非矣不待與德禮較而後知其不足恃也又況春秋而後如申不害商鞅韓非之所謂政刑使夫子見之當如何慨歎哉自漢而後顯棄申商之名而陰用其術者多矣人但見其一時天下慴服莫敢犯法以為識治體而不知其遺禍於後者不可勝言皆未嘗深會夫子之意也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斯得孔門家法矣學者平日讀書須將聖賢此等言語從容玩味

使涇渭之辨了然胸中一旦達而在上然後能審取舍而殘忍刻薄之說不得而入之不然自謂聰明才力過人適足貽禍於世道而已可不懼哉

按此政字與為政以德之政不同為政政字虛此政字實玩注中自明

按禮字在制度品節上說不在君身上說

大全朱子謂專用政刑是伯者之為此是朱子淺一層講愚意更須看是何等政刑有王者之政刑有伯

者之政刑此章似不止是王伯之辨

新安陳氏謂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

子曰吾十有五章

這一章夫子自敘一生之學以為學者法要看總注不躐等而進不半途而廢二意程子謂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朱子謂必有獨覺其進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托是補程子之意蓋聖人之學雖本天縱然亦由

積累而成但比他人積累得快便謂之生知安行便謂之有始有卒不是全不費力特虛設此境界以引誘人也亦不是另有直捷工夫故意隱之而以遲鈍者示人也通章先要認這個學字是學個恁麼講家有以心字貫者有以天字貫者有以矩字貫者然這三字先難認若認得時隨拈一字皆是實理若認不真時隨拈一字皆是外道注云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說得極分明故欲識這個學字須先熟玩大學章句或問方不認錯

認得這學字了方可去看志字朱子謂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益此志即是憤忘食樂忘憂的起頭處自此以後十年一進只是就中提出個大節候耳其實息有存瞬有養便息有進瞬有益不是直到十年忽進一境也立是於道理大綱上守得定便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象不惑是於事物幾微處皆信得真如漆雕開云吾斯之未能信正是未到不惑地位也知天命又是於這

道理上見其所以當然之故朱子語類謂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是也這天命嵩指理言不兼理氣耳順有二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此是聲之善者一入便通詖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此是聲之惡者一入便通只是天理爛熟耳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無意必固我境界常人隨心所發皆是意必固我聖人隨心所發皆是天理亦只是一個熟耳通章依朱子志學是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是知之至立

是行之始從心是行之至總是愈久愈熟若更加數十歲境界必又不同不是至七十便畫住了或疑知行不應畫開然論工夫則知行並進必無十年一知十年一行之理論得手則知行有辨有得力於知之時有得力於行之時朱子之說不可易也學者看這章書要曉得學無別法只是循序而不息耳能循序而不息則雖聖人地位亦可漸到人所以不能如聖人不是天資不如只是學不如耳學須先立志有了這志自然欲罷不能

顔曾所以亞於聖人皆是從這志做起的若没有必爲聖人之志縱日講學亦不濟事

按仁山金氏謂不惑是小德川流知天命是大德敦化愚意不惑是知其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不是小德大德之分小德大德總在知天命内一本貫萬殊便是小德川流萬殊原一本便是大德敦化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這一章是抑揚其詞以見顔子之能明道是聞一知十

的真面目所謂語之不惰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皆在其中時文看作始疑終信又看作始終測量他不出者皆謬注中深潛純粹是形容顏子的氣象氣象是由資稟亦由學力深潛是知上氣象純粹是行上氣象而總是所以能默識心融能足發之本領也未要看其不違足發且須看他這個氣象有了這個氣象方纔能聞聖人之言而心解力行所以終日聞淺言深言精言粗言顯言微言邇言遠言不知說了許多話只見他有聽受

而無問難像個愚的一般及退省其私動靜語默間無非是夫子之道凡夫子所言淺深精粗顯微遠近一一皆能發明若非終日言之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安能如此世間那有這樣一個愚人此夫子深賛顔子以為及門之法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有益於自已方好顔子之默識心融是一時勉強不得的須先學他深潛純粹的氣象深潛純粹由天資者亦是勉強不得的其由學力者則人人可幾及也學者誠能學顔子之學則不

深潛者可深潛不純粹者可純粹何難直造顔子之域
初時不必如他不違有疑必問有問必審反覆論辨不
厭其詳雖未能觸處洞然就其所知必見之行不可只
在口頭說過只管竭力去做博文約禮工夫積累久後
日熟一日聰明自然日開氣質自然日變人欲自然日
退以此去看聖人之言自然如雪解冰釋無異顔子之
不違足發矣要知顔子雖是天資髙亦决不如初見夫
子時便能不違足發亦必是以漸而進學者切勿謂顔

子全由天資非吾所能及

退省其私一句最多葛藤注云是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恐是以燕居獨處說不盡私字故又益以下句謂不但燕居獨處凡非進見請問之時皆是存疑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會朱注意也至大全朱子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此一條又是將私字與中庸獨字同看此是謂私字内有此一

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言之時便當省矣何必既退然後省乎此私字之葛藤當辨也髙新鄭云聖人於顔子必待省而後知歟非也其喜之也深故稱之也婉此因省字近於窺伺故如此斡旋然師於弟子徵察其受教與否亦何害但不若世俗之窺伺耳堯之于舜何嘗不試此省字葛藤之當辨者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這一章聖人論知人之法不厭詳細蓋看人之善惡分明然後可定取舍是道理合當如此無傷於長厚呂東萊謂待人欲寬論人欲盡是也知人原不是易事其實非人之難知只是不細心去看耳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為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為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是落手第一欄柄皐陶所謂載采采是也然或有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為而為之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

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為己為人之辨也然又有所由雖善却不是其心之所樂勉强於一時不能不作輟於後日吾不能辨或因其始而信其終終必悔之故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細看法乃誠不誠之辨也勉齋黄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

安不安也這一條説得最明然須知這三句亦不止是三項人如同一所由之善而善之淺深分數却有許多不同須一一辨他出來然這等樣精詳却又不是用億逆只是一個先覺不是操術止是據理講家謂不以己意觀之只因物付物是也人焉廋哉二句要看得好不是誇張其效言人雖善匿至此却無處躲避猶之權度設而人不可欺以輕重長短然則謂情偽之難測而世路之險巇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人之明

不可學者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已者也又須知此是論人如此若待人之道則不然一善可取不忍棄也豈以其所由所安之未善而盡舉而廢之也哉又須看程注知言窮理四字此是知人之本所以補本文之意若不是知言窮理而徒欲視觀察則人之善㥯者安知不反借我之視觀察以愚我用心愈苦人品愈淆矣更有一說子貢方人而夫子曰夫我則不暇葢自脩之功更急於知人也若自家滿身病痛却汲汲要知人無論未嘗

窮理知人無本者不足言即於理上窺見得一二分於人亦知得一二分然却掩不得自家病痛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將聖人觀人之法先去自觀所為果有善無惡乎所為善矣意之所從來者果盡善乎果心安意有而非勉強乎茍有纖毫未善須痛自滌濯使徹內徹外無一毫不可令聖人見方是切已學問

察其所安之安與中庸安而行之之安不同這箇安在勉之前能安方能勉非由勉以至安

此章是就善中看出他不善來觀過章是就不善中看出他善來此章是細密看法䏻子章是直捷看法

子曰學而不思罔章

這學字與學而時習之學不同學而時習之學兼學問思辨行在內這學字與思字對說則除出思了這學字與中庸博學之學又不同中庸博學之學只是讀書此學字則除出思字包得問辨篤行在內圈外程子注是將學字泛說不是正講此章學字大抵此章正意只是

說學思二者不可偏廢然其實不思也叫不得學不學也叫不得思故又引程子之言置於圈外所以推廣此章之義也如此講這一章書儘明白了只是要想學是學個甚麽思是思個甚麽今日學者讀幾篇濫時文就算得學麽做幾篇濫時文就算得思麽這幾篇時文朝廷以此取士許多賢士大夫都從此出身如何算不得學算不得思只是要有本領本領工夫一在多讀書五經性理通鑑皆是要熟讀精思的一在身體力行聖賢

說話句句要在身上體認要在身上發揮不可只在口裏說過有此本領遇着題目做出文字来自然與人不同故時文者所以考諸生之學思不是教諸生就以此當學思也若無這本領終日只在時文裏做工夫遇着題目盜襲幾句套語勉强敷衍成文縱然敷衍得好亦只是塗飾耳目之具要他何用故這章書先要認明所學所思然後再去看不學不思之弊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這一章集注謂其無自欺之蔽這個自欺與大學自欺有别大學自欺是指能知而不能行説是誠意内事此自欺是指强不知以為知説是致知内事須要分别子路為人忠信果決誠意章自欺他却能不犯而致知格物工夫未至往往於不明白處乃錯認以為知這不是有意掩護只是用自家意見去穿鑿亦是自欺此自欺他却易犯夫子欲其做致知格物工夫然這個自欺病痛未去却難下手故致知格物莫非知之之道而在子

路身上尚緩一層只是去自欺之蔽是一個要緊方法是以急呼而告之使其虛心體認必真知者方纔自認為知苟不知者即自認為不知不要一味主張自家意見這個清楚就是知了以此心去做致知格物工夫便不難了夫子悦開之未信而許賜之不如皆是這個意思切不可謂是知也此外更無工夫朱子注中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此二句最説得明白自明季王陽明一脈學問興都謂真知之外更別無知此自夫子

欲掃去閑見話頭而反以朱注為支離此等邪説今日學者不可染一毫在胸中更有一説當日子路是箇好勇的人其病在主張自家意見太過故有强不知為知之患今日學者病痛又不是如此自家也没有意見只是看得幾句傳注畧見他的皮膚不曾細去玩味不曾在自家身上體貼只要做得文字便罷了此則未嘗要求知不但强不知為知也如此用工雖終身讀聖賢書不免為俗漢即僥倖竊取富貴亦必為君子所鄙薄大

家須要努力

子張學干祿章

這一章教學者不以干祿為念可見聖門之真學葢學莫先於為已為人之辨茍一心以為學又一心以干祿是學皆為人不是為已千古聖賢學脉必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始一涉於為人便是俗學不是正學縱然僥倖得祿而根本已壞所得不足償所失矣聖人教人必先使打破這一關未有這關打不破而

可稱學者也然這關最是難破聖門高弟雖莫不知為己之貴而不能不微有夾雜如子張才高意廣而於此却不能不差一針其病痛伏於隱微之間必有發露於詞色者夫子窺見其微急欲掃去他這干字故舉正學告之而祿之不當干自見多聞見闕疑殆慎言行皆學之當然者也聞見二字朱子有二說一云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一云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皆可通聞見寡陋不足以為學故夫子自言好古

敏以求之而教顔子亦必先博文便是真箇工夫然聞見既博而疑殆不闕則或失之龎雜故必須精以擇之而闕其未信未安者如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也然疑殆雖闕而其餘之不疑不殆者亦未可遂自恃也如唐房琯宋王安石之徒未嘗不原本經術涉歷世務而議論頗僻措置乖方皆是自信其學貽禍蒼生故又須認這三件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能就這三件上着實用力做得到時雖為聖賢無難即未能到亦不失

為寡過言焉無鄙倍而尤焉者寡矣行焉無愧怍而悔焉者寡矣是其為學只是潛修於内並無一念及於禄所謂為己而非為人者也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者也然禄者原朝廷所以待天下之學者也學而至於寡尤寡悔則在我已有得禄之理幸而遭時顯達禄固在其中也即不幸而終身不遇禄亦在其中也遇不遇聽之天與人而已何以干為哉此不是以禄歆動顓孫正見干之不可耳夫子張之干禄特畧有其心耳非

如陳代之流思枉道以求合也亦特因學而念及於祿耳非如後世之士全為干祿而學也然夫子病之以如此可見學不可一念涉於干祿古之聖賢身居富貴皆是不求而自至其胸中未嘗有一毫希覬之念也自聖學不明士束髮受書便從利祿起見終身汲汲都為這一個祿字差遣一部五經四書幾同商賈之貨只要售得去便罷了未嘗思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真是可歎今日學者須先痛除此等念頭將根脚撥正了然後

去用工纔是真學不然即讀盡天下之書譬如患病之人日啖飲食皆助了這病毫無益於我

聞見分配言行亦是互文非聞必屬言見必屬行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章

這一章見人君以知人之明為急民之服不服其機全在乎此不是威嚴權術可以服得謝氏注云好直而惡枉者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說此章本文之意最明又曰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

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推此章言外之意尤明大全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説此又就哀公時勢推論得尤妙先儒所以發明此章之義備矣但要曉得直不是一樣直枉不是一樣枉其力量各有大小之不等其性情各有剛柔之不同須要一一辨得分明舉不是一樣舉錯不是一樣錯看如何樣直便應如何樣舉如何樣枉便應如何樣錯須要一一行得

恰當若高下淺深稍不分明輕重寬嚴稍不恰當雖未甞不舉直未甞不錯枉民如何便服不必説到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然後人不服也然這箇病痛亦只是居敬窮理工夫未到蓋居敬窮理缺却一分便有一分病痛若工夫到時自然分寸毫釐不爽中庸言知人本之知天正與此章意思相表裏至就哀公時勢論之當時舉錯之權既不在哀公而夫子告以舉直錯枉其深意妙用固未易窺測然意當時必確有直可舉有枉可錯非

三家所能阻者未至如周赧漢獻之不可復為也
然則魯之不振非三家之咎特哀公無知人之明
無居敬窮理之功耳故知人者萬世治道之綱居
敬窮理者萬世治道之本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
將居敬窮理四字細細體認人君非此無以治天
下儒者非此無以成德業不居敬則心不一不窮
理則心不明以不一不明之心一旦出而任天下
之事賢奸雜至於前其不顛倒而錯謬者幾希蘇

子瞻不知此乃曰知人之明不可學知人之明豈真不可學哉

時解謂民之服不服只就舉錯合人心不合人心處說未便說到蒙其利被其害上此亦是

季康子問使民敬章

這一章見移風易俗之本在上不在下康子之問胸中便有道之以政齊之以形的意思夫子之答便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規模臨之以莊三句即所謂子帥以

正孰敢不正也先要曉得敬忠以勸不是可以強得民的以勢驅之勢有時而阻以術誘之術有時而窮即能強其外面敬忠勸不能必其心之敬忠勸也即能暫時敬忠勸不能得其常敬常忠常勸也欲民之敬必上先臨之以莊這箇莊字是為人上者所最難完全的位高則易驕驕則肆祿厚則易侈侈則蕩嚴恭寅畏之說既以為迂而不屑為衣冠容貌之間又以為細而不知檢民安能不傲上也故上之所當務者莊耳若夫敬與不

敬是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欲民之忠必上先孝慈這箇孝慈是上之人所最難兼備的志在功名則定省温凊之節不能無缺躬居廊廟則閭閻疾苦之情不能周知況祖父之所為常不便於己則悖之而不恤百姓之所苦或反甚便於我則虐之而不顧民安能無二志也故上之所當務者孝慈耳若夫忠與不忠是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欲民之勸必上先舉善而教不能這箇舉與教是上之人所最難周到的善者都不工於逢

迎故往往為上所厭不能者都失於遲鈍又往往為上所棄況我之意氣與善者不相投則善者亦不樂為我舉我之心思不曲體不能則不能者或反苦我之教民安能皆奮興也故上之人所當務者舉與教耳若夫勸與不勸亦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天下未有不感而應者亦未有感而不應者果能盡乎上之所當為則雖在我無計功謀利之心而三者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蓋敬忠以勸原是人之良心人人所固有的只因向

來無以感之則這一點心便錮蔽了今見上之莊便撥動他的敬心見上之孝慈便撥動他的忠心見上之舉與教便撥動他的勸心撥動得一分便有一分發出来所以撥動之者愈至則其發也愈盛就如泉源之在山石間一般去其壅塞則汩汩滔滔有不可禦者矣此雖夫子一時告康子之言緊切康子病痛而萬世治民之道皆如是矣孟子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是這個道理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凡事皆當責己不當責人日用

常行之間皆如是又不但治民為然至於莊孝慈舉教這幾箇字都要求其根本節目若只空講過也不中用根本則在一個誠字夫子所謂主忠信也莊字節目則須將曲禮玉藻諸篇細玩古人容貌顔色辭氣之妙孝字則要將孝經反覆玩味慈也舉也教也則須把周禮一書熟考其教養之方與夫用人取士之制方纔這幾箇字都見實際有下手處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爭有兩樣有用力爭是一種粗暴的人有用智爭是一種機詐的人所爭亦有兩樣有趨勢競利之爭有矜已傲物之爭大抵世間多事都從這爭字生這爭字不是到爭時始有平日勢利之念矜傲之氣隱然伏於胸中外邊雖不見有影響一遇着可爭之會便發出来不可禁遏或恣睢暴戾或使乖弄巧此等人在朝廷則壞一世之風氣在鄉黨則壞一方之風氣其身為小人又不待言矣真可歎息若夫君子平日讀書養氣一毫勢利

之念矜傲之氣不留在胸中自内及外只是一個恭遜也不特氣力也不使乖巧遇着事来順理而行依然是這個恭遜即當利害得失關頭只是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爭之有即有種時候關係民生利病學術異同衆議紛紜是非可否混然無别不得不為之分辨不得不為之救正如孟子之闢楊墨司馬温公之論新法看来却像個爭了然慷慨正直之際而恭遜氣象未嘗不存如射之揖讓一般此等君子真是維持世

道之人在朝廷則為唐虞之都俞吁咈在鄉黨則為洙泗之誾誾侃侃吾輩今日講這章書須要自省胸中有一毫勢利否有一毫矜傲否這一毫不要看小了他這便是敗壞世道之根這便是君子小人之分須猛力拔去斬盡根株一味恭遜臨事方能不爭方不愧這個君子然不是讀書養氣則這樣病痛一時也難盡拔須要猛省於一時講究涵養於平日兩路用功纔能到得努力努力至若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隱默自守不與人爭

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闇然媚世將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為高論托於萬物一體謂在己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是皆不可不辨

子曰里仁為美章

這一章論擇居之道而見為仁之不可無輔大抵為仁由己而薰陶漸染之益必資乎人故夫子謂子賤則曰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與子貢論仁則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教弟子則欲其親仁論擇居則曰里仁為美蓋前後左右皆非仁人雖有仁焉者寡矣前後左右皆仁人雖有不仁焉者寡矣今有擇居者於此將以助吾德者為美乎抑以損吾德者為美乎將以長我私者為美乎抑以克吾私者為美乎此易辨也故里有仁厚之俗者此仁人君子所深喜而樂就者也仁則必朴實然愈朴實愈美仁則必平淡然愈平淡愈美無

功利誇詐之習則我之氣質不覺其日變無新奇可喜之行則我之耳目不患其或移以其迹觀之或未見其美也以其實考之美何如乎然而難言之矣聞仁之名而尊之者比比皆是也覩仁之實而樂之者十無一二焉拘於氣質者以類其氣質為美溺於習俗者以類其習俗為美所喜者浮華則覩仁之朴實而厭矣所趨者熱鬧則覩仁之平淡而厭矣道義之味不若功利之味中正之行不若新奇之行故有一仁俗於此有一不仁

之俗於彼其不處此而處彼也必矣或明知其為仁而不樂處之或并不知其為仁而不肯處之雖强之使居亦且疾首蹙額若不可以終日然其人皆自謂擇之不爽自負其聰明過人者也夫子為指而示之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本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與論子賤告子貢者同一喫緊為人之意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知一居處一交友皆關係我之德凡擇居取友必視其仁不仁勿以其便於已而取之

勿以其不便於已而棄之取舍不爽則成德有資而造於仁不難矣為仁之事雖非一端而此其首務也

大全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按賙恤是里仁中所必有亦是一美處然此章卻不重在此明季講家多將此章作寓言與孟子所引一例看然注卻不作寓言蓋孟子是斷章取義難以例此

雲峰胡氏曰集注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

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按此仁字本淺但欲取以為輔仁之資所關却大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這一章見人當全其本心之德本心之德全則外境自不能奪大抵天下之人多被境移境能移得我只是自家脚根不曾着實脚根不實只是不知有本心之德何謂本心之德仁是也仁也者是天所賦於人的全理稟之為性發之為情言其為萬物所不能並則曰尊爵言

其為萬物所不能搖則曰安宅言其具四端備萬善則曰廣居言其為人心所固有則統謂之本心這箇本心原是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的但人雖共有此心不能不為氣稟物欲所拘蔽由是這天所賦之理封錮於內遂成一不仁之人既為不仁之人則胸中毫無自得便覺物重而我輕物大而我小物能制我我不能制物故一處夫約其心便不勝其屈何況久處一處夫樂其心便不勝其侈何況長處必濫必淫固其所矣此等人以

一身言則敗名喪節之事將無所不為千態萬狀皆從此不仁做出來以一世言則傷風敗俗之事將無所不為千竒百怪皆從此不仁做出来人但見其一心稍差未有大害不知其可危如此然則人可須臾離仁哉仁上虧一分則物累便重一分仁上得一分則物累亦便輕一分誠於仁的工夫做熟了心與仁一不待思勉而所為皆義理是謂仁者仁者則隨所往而皆安於仁固非約樂所能移也即未能到仁者地位心猶與仁二而

於仁的道理看明白了知有是非求其是而去其非是謂知者知者則隨所往而皆利於仁亦非約樂所能移也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便是安仁內事如原憲環堵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便是利仁內事安仁利仁而處約即所謂貧而樂安仁利仁而處樂即所謂富而好禮說個仁者知者似乎迂濶然不如此便不可處約樂便不成人品所以聖門之學以求仁為急子思所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亦即是安仁利仁之謂學者讀這章書要急將此心放在天理上未能安仁且須利仁見得這一邊重那一邊自輕這一邊大那一邊自小約樂之境雖能牽制人却牽制我不得若不在這條路上走便風吹草動到墮落地位却咎境之累人是豈境之過哉

按丘月林先生講此節云注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后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

之言為歟後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為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意則可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這一章集注將上二節作取舍之分明下一節作存養之功密西山真氏又就下一節內將終食不違作存養

細密工夫造次顛沛必於是作存養至細密工夫皆說得十分明白但將先儒之言反覆玩味一章之間架了然矣只是要細想審富貴是如何樣審安貧賤是如何樣安終食無違是如何樣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是如何樣必於是不義之富貴誰不知是不可處者亦有本分所當得之位而加一分干求加一分躁急便是不以其道本分所應得之利而加一分較量加一分急迫便是不以其道故道字之借徑最多道字之界限最嚴必

一一辨得明白方纔是能審非分之貧賤亦有知其當安者然非分二字難輕說如吾之文章好不應貧賤然文章能如韓柳歐蘇乎未能如韓柳歐蘇則貧賤猶是吾分也吾之學問好不應貧賤然學問能如周程張朱乎未能如周程張朱則貧賤猶是吾分也故自人視之謂不以其道自吾視之皆是以其道必一一看破方纔能安至於終日無違仁不是教人在杳冥昏黙處求只在動静語黙間舉一念必在天理上行一事必在天理

上便是不違仁了平常之時如此造次顛沛之時亦如此時有常變心無常變此不是另有一法可以駕馭得只是平常時做得熟了卒然處變此心自然不動無所疑惑無所恐懼所以能必於是上二節言取舍之分猶大學切琢工夫末一節言存養之功猶大學磋磨工夫學者誠能將此章反覆玩味身體力行資質渾厚者便可成一好仁之人資質剛毅者便可成一惡不仁之人初時深知篤好便是利仁的人久而無適不然便是安

仁的人仁豈遠乎哉

先儒之言有當善會者此章取舍存養皆是合内外工夫大全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存養之功在内此只是因取舍在外邊着力多存養在内邊着力多故偶如此分其實皆是内外合一的不可泥看若說取舍全在外則取舍豈不本正心誠意乎若說存養全在内則存養豈離却處事接物乎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這一章是夫子要人用力於好仁惡不仁的話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好仁者是資性渾厚的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的羞惡之心較多又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先儒於此說得極明明季講章欲作一人看是謬說此二等人注云是成德之事蓋不限定是由天資亦不限定是由學力總之這樣人其性情雖不同多是做成一箇人

品了所以夫子要見他然曰好則必是無以尚曰惡則必是不使加皆必自慊而不自欺皆有一段至明的識見至健的力量方纔是真好方纔是真惡這樣人最是難得非真難得也仁者吾心之德好之惡之亦在我而已只是我不肯用力耳果能用力未有力不足者用力如何一要立得志定胸中分别天理人欲不使絲毫糊塗一要養得氣盛身上實能存理遏欲不使絲毫夾雜這二件工夫志尤要緊故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夫

子說至此所以開示學者至矣又恐天下有自諉於用力而力不足者或埀成而止或半塗而廢謂是限於力而不知只是自暴自棄天下豈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故復申之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此是臨了再下一鞭無非欲其猛去用力而已學者切不可負了聖人這一段意思看後邊說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注云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朱子又嘗云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可見夫子初時未見到

後来及門之内便有這一種人了是夫子造就人才之
功而用力而力無不足亦愈可知矣今日吾輩誠能先
定了一個志我必要做到這樣人將天理人欲細細分
别明白了是天理自然捨不得是人欲自然来不得起
初或不無勉强工夫愈久愈熟不知不覺到成德地位
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再看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
初言成德之未見次言用力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

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此又是一樣講若欲依此則講末節當云天下亦實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此項人雖或垂成而止或半塗而廢然猶愈於自畫而不進者也雖同一自暴自棄而自暴棄於垂成半塗之時與初頭便自暴棄者有間矣然此等人今亦難得真可歎息大抵世上人看得仁是箇迂遠不急之物莫肯走到這一條路上去肯上這條路就是好的了故夫子并用力而

力不足者亦思之也如此講亦於理無礙存之以備

一說可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這一章言不可以過棄人所以開人自新之路也蓋人不能無過如迫於時勢不得已而冒天下之不韙若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為管叔受過孔子之為昭公受過不知者或指為過然是皆出於無可如何便是理之當然算不得過這固不必論了所謂過者是實

於理上有差或一時見不到或一時不及檢揆之於理實是過了然豈可因此遂盡舉而棄之哉其中又各有類之不同程子所謂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是也蓋由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常在厚與愛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常在薄與忍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同一過而相去懸絶是不可不分別觀之其偏在薄與忍者其人固不足取矣若偏在厚

與愛者其人原是仁厚的人只是學問有淺深生熟未能到中正地位所以有這樣過雖是過了其一段慈祥愷惻之意却不可没了他裁而正之使其見識日擴工夫日密歸於中正則此等人皆是扶持世道之人豈可因其一時之過而遂棄之哉此是聖人一段好善的念於有過中看出人的好處来不是説過不妨亦不是説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只是恐人以過棄人故如此分别言之然只就仁上説何也豈蘇子瞻所謂仁可

過義不可過乎是又不然仁義皆是不可過的其過也亦皆是不可緊棄的特此章夫子偶就仁言之耳故朱子語類曰此段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於廉於嚴小人過於私於貪於縱此是因人而發說得最明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修己與觀人不同若論修己則過是不可一毫有的若有一毫過當處雖出於慈祥愷惻然非中正之道亦是吾見識未到處是吾檢點未到處皆是學問病痛必須如芒刺在背負罪引慝省察

克治必去之而後已所以夫子平日說過則勿憚改說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而於欲寡其過之伯玉不貳過之顏子則歎賞不已何嘗肯教人自恕若論觀人則不如此瑕瑜自不相掩雖視以觀由察安考之之法極嚴而待之之心甚恕其黨未分之前可以過決之其黨既分之後可以過諒之若只論其過不過不論其仁不仁使君子與小人同棄此非聖賢觀人之道也

按過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此章之過只是

偶不及檢者大全劉氏雙峰饒氏皆以周公孔子之過言之看作勢不得已了此原非正意明季講家多主之誤矣

大全雲峰胡氏謂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此說極是如此說方是為以過棄人者發程註尹註雖俱平說然意原重君子邊但明季講家遂有謂此不是觀仁不仁是觀仁之不同處則穿鑿甚矣是非雲峰重君子邊意也

朱子語類謂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此仁字較淺按朱子此條大全不載然却甚要緊今人講此章多混者只是將此仁字看深了

禮記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勉齋黃氏謂如此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恐非聖人意然則禮記之言非乎曰禮記之言本不如此孔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

仁之情則可知也自陳氏集說以論語之言解禮記遂兩失之明季講家便謂仁者纔有過可見不仁者直是無過可見與其為無瑕石寧為有瑕玉多講到惡鄉愿去與此章差以千里矣不知鄉愿之無非無刺亦豈是真無過只是人看他過不出耳安得謂仁者纔有過

過兼心迹作畧迹原心看者非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這一章見君子處事之妙自古天下之事經君子處置便可久可大不經君子處置便偏僻固滯這不是君子之才高只是於適莫與義之間架認得明白耳大抵天下之事不是可便是不可皆有一定之理若不問其理之可不可一味要做這叫做適一味不肯做這叫做莫這適莫不是兩種人適在此便莫在彼如剛柔緩急寬嚴動靜之類主意在這一邊便不肯在那一邊要走東便不肯往西總是個〻偏之見若理之所當然這叫做

義義與適莫大不相同存疑謂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最明人於平日未嘗有精義之學辨得不真又未嘗有集義之功行得不熟一旦臨事欲立主意不知不覺走到適莫一途去了或牽制於利害則適莫生或拘囿於氣稟則適莫生或膠固於學術則適莫又生適莫於事前則事之成者可壞適莫於事後則事之壞者不可復成如王安石必欲行新法而不肯守常是適莫也如漢文帝必欲用黄老而不肯從賈生改正朔易

服色亦適莫也從古来天下被這適莫兩字壞了許多事若夫君子則不然君子於天下事無有適而必為之念也無有莫而不肯為之念也只看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義當為則為雖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適也義不當為則不為亦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莫也毅然確然認定一義不敢絲毫走作這比義不要看做是圓融模樣君子雖不專守經亦有達權通變之時然當守經而守經固是毅然確然當通變而通變亦是毅然

確然無處不有一定之理此是贊其有定見定力不是贊其無成心是惡偏執者之不合理而欲以義正之不是惡偏執之有成心而欲以義融之明季講家謂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為添着意思依此說則不論理而只論心無適莫便是義了此正謝註所謂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住者也其說甚謬又這比義工夫全在平日居敬窮理然臨事亦不可不省察明季講家謂比是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是良知家話頭皆謬說也學者讀

這章書既明了適莫與義之辨須思如何能去得這適莫如何能合得這義此不是一日可到的精義集義工夫深了方纔有這箇境界若不曾做得工夫臨事思量合義這便是告子之義襲自以為義却仍落在適莫內去學術一錯遺禍天下不可不慎

子曰君子懷德章

這一章分别君子小人趨向之不同欲人知省察也雲峰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都指其

所為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注曰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此二條發此章大旨已極明但要想聖人所以將這君子小人分别示人者其意何在蓋這君子小人不過任其心之所好所惡時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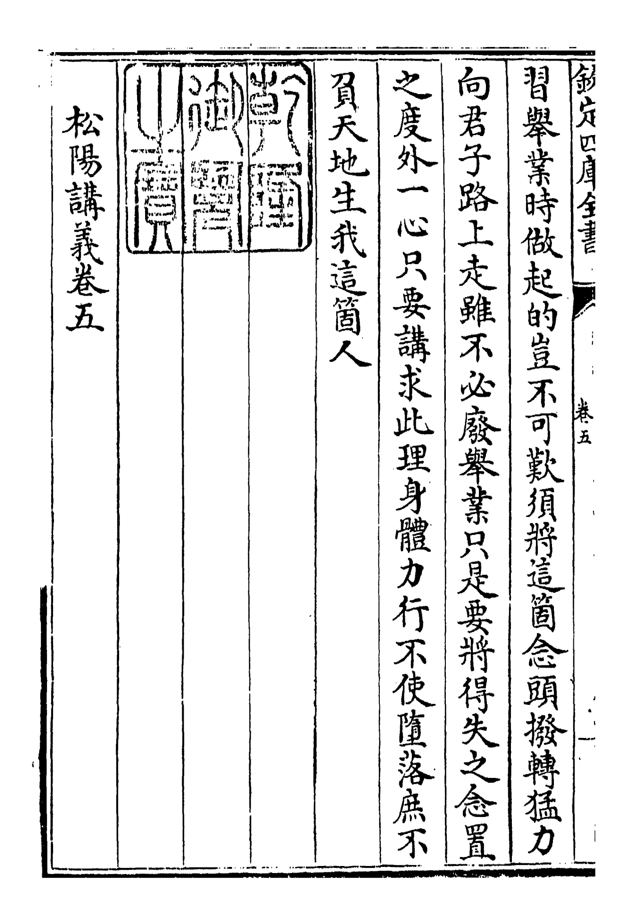
注念在此不知不覺一個已在君子路上一個已在小人路上使有人從旁提醒之曰由這路走纔是君子自然不敢不走這路又有人從旁提醒之曰從那路上走便是小人自然不肯走那路惟其沒人提醒故有所走的路本不差却不能堅定復走到差路上去有所走的路已差了却不肯回頭到底撇却正路葢他若在外面差了人猶可指摘在心上差了人不能指摘到得他發見出來病已成了故聖人將這兩路分别以示之曰如

此則君子如此則小人使人各自去省察看我之所時時注念者果懷德乎懷土乎十分懷德中有一分懷土之念不可不去也果懷刑乎懷惠乎十分懷刑中有一分懷惠之念不可不去也懷德不是空空想這個德便思如何樣講求此德如何樣涵養此德此德最易雜於氣質如何可以變化氣質此德最易蔽於物欲如何可以克去物欲懷刑不是空空怕這刑便思刑多由言之不慎當如何樣慎言刑多由行之不謹當如何樣謹行

刑非可以苟免當如何守正刑不可不見機當如何
觀變懷土不必說到十分係戀只是道義之念不能
勝其身家之念名節之思不能勝其爵位之思當言
者弗敢言惟恐奪其所樂當行者弗敢行惟恐失其
所有懷惠不必說到十分狠籍只是正誼中不能不
參一分謀利之念明道中不能不參一分計功之心
君臣父子不免懷利以相交視聽言動不免為利所
驅遣這四種人懷德之君子高於懷刑之君子懷惠

之小人又不如懷土之小人固自有深淺然天下只有義利兩途既在這一條路上走了自然由淺入深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其終亦歸於一而已這四箇懷字與喻義喻利喻字要有分別蓋懷有在喻前者有在喻後者喻前之懷象山所謂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也喻後之懷程子所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一箇懷便是君子小人分途處今人說了君子誰不艷慕說了小人誰不羞愧

然試內自省能信得過是君子不是小人麽即就舉業
論之今日大家讀書還是要講求聖賢義理身體力行
上之繼往開来次之免於刑戮乎抑只要苟且悅人求
保門户求取功名富貴乎若只從保門户起見便是懷
土若只從取功名富貴起見便是懷惠是終日讀書終
日只做得小人工夫這箇念頭熟了一旦功名富貴到
手不是將書本盡情抛却徹內徹外做個小人便是將
聖賢道理外面粉飾欺世罔人敗壞世道病根都是從



習舉業時做起的豈不可歎須將這箇念頭撥轉猛力向君子路上走雖不必廢舉業只是要將得失之念置之度外一心只要講求此理身體力行不使墮落庶不負天地生我這箇人

松陽講義卷五